

歷史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

——漢傳佛教音樂概述

佛教音樂除了是宗教傳播的媒介外，亦是中國音樂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近幾十年以來有關方面的研究亦開始得到重視。著名音樂學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宗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田青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文化講座，便簡介了漢傳佛教音樂的起源和歷史。

宗教與音樂

田青教授在講座甫開始時便引用梁啟超的說話：「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是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指出佛教以至所有宗教均是人類社會文明的表現。宗教的出現，代表了人內心的疑問及對生命的好奇，在探索自己從何而來，又從何而去的過程中，正正便印證了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而在宗教的發展過程中，音樂便一直是宏法的一種手段；像大船一樣，盛載着各個宗教的教義到不同地方去。

另一方面，宗教音樂作為藝術的一種，也是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以西方古典音樂為例，它的發展便與基督教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從教堂內的管風琴、教會的唱詩班，一直發展至多聲部的音樂和合唱，當中培育了一大批像巴赫 (J.S. Bach)、韓德爾 (Handel) 等著名作曲家及宗教音樂家。雖然中國文化方面較少類似的論述，但事實上，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土後，經歷了一個逐漸華化的過程，除歷史十分悠久外，其內容及藝術意義也是非常豐富的。

張騫與曹植

佛教傳入中土的時間，其說不一，但大約是在紀元前後。當時，佛教音樂在天竺甚盛，南朝的慧皎在《高僧傳》中便記載大德鳩摩羅什的話說：「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人弦為善。見佛之儀，以歌贊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而唐代的義淨和尚實地考察之後，也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備述「西國禮教，盛傳讚歎」的情況。那麼，這些

「歌贊」是否也在那時候傳來中國呢？中國現存的佛樂，與古印度的佛音有什麼關係呢？

田青教授隨後指出，佛樂的傳入，原來比佛教傳到中土的時間還早。他曾做過相關的研究，發現最早把佛樂引進中國的人，極有可能是西漢時被漢武帝派往出使西域的張騫。《晉書·樂志》中有道：「張博望 (張騫封博望侯) 人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張騫擊空，出使西域，共有兩次，第一次是從西漢建元三年 (西元前138年) 到元朔三年 (西元前126年)，第二次是在元狩四年 (西元前119年)，此時佛教尚未正式傳入中國。當時李延年根據這首「胡曲」創作的「二十八解武樂」，也就成為了中國漢代最早的軍樂，在邊境耀武揚威。可惜的是，據記載，魏晉以來，這首二十八解已在戰爭中失傳，並沒有流傳於世。

魏晉時的曹植，據說亦是對中國佛教音樂貢獻良多的重要一人。田青教授再次引用慧皎的說話：「自大教東流，乃譯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音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制，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契者，書契之契也，含有記錄下來的意思；慧皎的話是指，曹植「口傳的曲調有三千之多，其中被記錄下來的則有四十二首」。這段文字不但概述了中國佛教徒對佛教音樂譯詞配曲問題的困惑，亦使曹植漁山創作佛曲的故事廣為流傳。田青教授表示，曹植天資聰慧，惜懷才不遇，一生屢遭貶謫，他沉浸於佛典之中並不為奇。《法苑珠林》也稱他「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玩，以為至道之終極也。」亦正因為他既迷戀佛教又有極高的文化教養和音樂才能，所以才具備「遂制轉贊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調音，咸憲



田青教授。

章焉」的資格。事實上，除佛教的典籍多有記載曹植漁山製梵的故事外，儒、道兩家亦對此津津樂道。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便載：「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裡誦經聲，清遠適亮，解音則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唐道世《法苑珠林》亦載：「(曹植) 嘗遊漁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乃摹其音節，寫為梵唄」由此可見其對佛教音樂的貢獻。

結語

田青教授表示，從東漢至三國，除曹植外，其他幾位早期的佛曲作家基本上都是外族人，如：支謙係月氏人、康僧會係康居人、支曇論亦係月氏人等。因此，曹植所創佛曲，也是在天竺佛曲的基礎上創造的。中國佛教音樂之初，應該是天竺化、西域化的，佛教音樂的華化，就像天竺佛教的中國化一樣，有一個必然的過程。而佛曲華化的完成，恐怕是在唐代。當時，文化發達，國家鼎盛，泱泱大國，百川匯集，唐人對音樂的酷愛，為佛教音樂的發展造就了機會；而佛子興佛化俗、光揚佛法的使命，又促使其投人所好，充分利用音樂的魅力。於是，俗講大盛，贊唄風聞，蔚為一代之風。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豆棚閒話

文：馮磊

河流

二十多歲的時候，看街上穿得花花綠綠的人們，我有自己的偏好。

那時候，我喜歡白色或者黑色的衣服。再不然，就選擇淺灰作為自己的主色調。作為一個男人，我總是覺得，白色象徵朝氣，而黑色穩重大方，永不落伍。所以，那種白襯衫加上黑西褲的刻板，是我留給人的主要印象。

三十歲以後，我開始漸漸理解「絢麗」這個詞的意思。我開始知道，自己的人生，或許應該更寬闊一些了。這種寬闊，更多意味著寬容、接受和理解。

後來就看到了克里姆特的畫，並且為之一震。再後來，在很多場合，我都提到這個畫家。自然而然地，就有人開始問我：「克里姆特是誰？」

是啊，克里姆特是誰，他是何方神聖？面對質疑，我總是搖頭。

他是個畫畫的，已經死去一百多年了。我是個看畫的人，在一百多年以後偶爾知道他。然後，我和那些畫家交流，揣摩畫家流動的心緒，情感的熾熱，這就夠了。難道非要讓一個看畫的人跑到他的故土去憑弔一番，或者像徐志摩那樣寫詩朗誦並哀悼拜倫？這，總是些脆弱的文藝青年所為。

自然，如我要說，我還可以說出其他一些理由。比如說，我擔心與畫家近距離接觸以後，會滿懷失望而歸。再比如，我擔心以後影響看畫的情緒。少年時代，我曾對托爾斯泰非常景仰。但是多年以後，在毛姆的筆記裡，不幸知道了托翁的一些私事。從此對他大為不滿。雞蛋和雞的辯證法，看來是大有道理的。

克里姆特的意義，首先在於色彩的運用。他的筆下，沒沒着一群妖嬈的女人。她們穿着絢麗的衣服從畫家的筆下走出來。她們身後的背景，無一例外具有鑲嵌畫的美麗。似乎刻意要詮釋生命的真諦。

與梵高相似，克里姆特也喜歡高調而亮麗的黃色。這是種容易激發熱情的顏色，高貴、奔放而熱烈。但是，克里姆特與梵高終究是不同的。梵高的向日葵和麥田，給人一種焦灼和憂鬱的氣質。他的《十四朵向日葵》，就像十四顆驕傲的頭顱，那麼執拗、執着，肆無忌憚。又像十四顆炙熱的太陽，幾乎要把大地烤熟蒸透。——焦灼，總會讓人產生一種壓迫的感受，總會讓人喘不過氣來。

克里姆特不是這樣。他的亮麗，他的黃色，是那種明快的調子，透露出一些歡快的氣息。在一些靚麗的女子身上，黃色和朱紅色搭配，完成某種既莊重又活潑的儀式。——儀式，是的，他筆下的女人都在完成一種儀式。她們穿着大紅或者明黃的衣服，展示着自己的身段和象牙的皮膚。……我喜歡靚麗的顏色，青春少年時代的那種黑白分明，如今竟轉化為對熱烈的理解和期盼。我知道自己還沒有

老。同樣地，我也漸漸地知道，對於生命而言，絢麗和奔放是何等的重要。一個對生活無比執着的人，必然是一個對生命有着獨特感悟的人。當更多的人選擇灰色或者黑白作為背景的時候，我開始明白一種絢麗繽紛的執拗究竟意味着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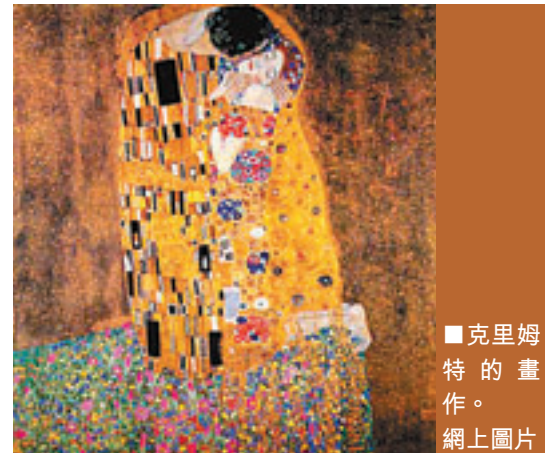
是的，沒有什麼能夠輕易改變我們對生活的追求。就像一個女子，即使八十歲了，仍然難以忘懷自己做女兒時的幽夢。

克里姆特的大多畫作，都在表現女子。那些女子都站在畫布的中央，她們赤裸着身體，或者半裸着。她們身上的衣服，衣褶和紋理，就像是一汪絢麗的湖水，澄澈得逼人的眼。

有一幅畫作，畫家刻意表現人生的輪迴。畫布上，從左到右，他依次排列了三個女子：老婦人、年輕的母親和幼小的女兒兒。畫家為這幅畫取名為《人生的三個階段》，寓意，就像古希臘傳說中的那個謎語一樣：有種動物，早晨用四條腿走路，中午用兩條腿走路，晚上用三條腿走路。——這是一種宿命的滄桑。智者總是試圖通過種種途徑告訴我們，生命是有限的，活在當下永遠比沉浸在歷史的悲傷中有益和有趣。

但是，我總是習慣於將克里姆特看作是一個哲學家。他的畫作，我願意為它們取一個總的標題。我想，這個標題應該叫做《河流》。——有這麼一幅畫，畫家是如此進行構圖和佈局的：三個女子被招引到畫布上來，兩個黑髮女子，一個金髮女郎。她們有蜂蜜一樣的唇，都側着臉展示出某種嫵媚。她們都穿着裝飾着圓圈和斑點的衣服，那是種紅色夾雜着黑色的衣衫。她們就像一股活水，不，確切地說是三股活水。中間那個，像是一個美麗的漩渦。整個畫面顯得如此典雅和寧靜。

那是一汪水，是一條歡快的河流。克里姆特憑借這條河流的構圖，成就了自己。而她們，那些美麗的女子，用自己象牙色的皮膚和豐滿的乳房，更用絢麗的底色告訴我們關於生命——或者說，是一條河流的秘密。



克里姆特的畫作。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詩畫人生(九)



都云卿命薄，卻有佳人托。香君額上血，一扇留承諾。素仲並書 癸巳早春

地方戲劇及粵劇的《桃花扇》都能突出李香君的不畏權貴。「桃花薄命，扇底飄零」，正是李香君的寫照，也是中國古代眾多女性的寫照。

作者簡介：

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早年曾從事廣告創作、報刊專欄作者，撰寫家庭食譜、健康食療等文章。著作有：《中藥趣談》、《食療百味》、《樂在廚中》、《我的食譜》、《燕窩》、《燕窩趣談》等等。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位後，才開始習畫練字。

2012年7月出版《拾花時候》卷一、卷二。

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拾花時候》趙素仲作品展。

浮城誌

文：星池

學習

天氣陰霾，迎面吹來一陣陣濕潤微風。手攜飽滿脹起的購物袋，由超級市場緩步回家。忽然，昔日畫面從心坎湧到眼前，憶及當年常提着食物或日用品，跨過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央校園，踏上略陡的小路，然後步行一條下斜路，逐漸投入逸夫書院的懷抱，返回國楹樓學生宿舍。此段日子，可堪回味。三年住宿生活，學曉自理，事情須自行解決，是學識以外，習得的寶貴一課。也許，近日閱得父母接送大學生的報道，因而有感而發。常言道「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父母滿懷關愛，實無可厚非，卻無須過慮，讓子女能成長。最令人慨嘆的是，欣然接受家人管接管送的大學新生。

中大創校五十載，校慶活動浪滾浪，電子郵箱常接相關的電郵。選讀中大，愛其環境秀逸，遊走建築風格迥異的大樓之間，綠意盎然。中大更實行本港學府之中獨有的書院制，所經歷的，別於學生難以體會。與今有別，回頭那些年，僅有崇基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與逸夫書院此四間。學系內或全校活動，同學們良性競爭，友誼依舊，牽手進步。

此外，毋忘轉堂時搭乘學園校車的往事，地圖以外，還須備有校車時間表。中大校園佔地一百多公頃，依山而建，不時會遇上，在山上的新亞書院範圍內上堂，下一課便要上山麓的崇基學院講堂，此時須趕上校車，排隊等候者卻眾多，車廂亦總是滿。若目送車尾離去，便選出最近路線，借助大樓的升降機及長石梯，趕往目的地，暫且無暇細賞小橋流水，幽靜林木。中大校園的路徑，往往景致迷人，閑時宜漫步，賞花觀樹，看四季徐徐變化。

生活於學術氣氛濃郁的大學，學習知識外，重要的是學習主動尋得知識。寫功課或撰小論文，可在寬闊範圍下自定題目，於無涯知識之中，撿拾感到有興趣的碎片，以喜愛的方式研習，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從中獲益。多間富有特色的圖書館坐落校園各處，最常徜徉在新亞書院的錢穆圖書館，功



中大校園。資料圖片

課上或導修堂須參閱的書籍多放在此。也會到中央校園的大學圖書館查找圖書，在偌大館內，有熟悉的區域，數排常去的書櫃。餘霞滿天，夜幕未低垂，偶要乘校車往崇基學院，在罕路思怡圖書館翻動書頁。猶幸住宿，能隨心善用時間，看看手錶，再讀校車時間表，是時候踏橋而行，穿過未圓湖，在車站等候校車返回宿舍。

曾在課堂上，細聽教師分享年輕時隻身遊歷外國的經驗，揹起背包，沒跟旅行團，完全自主，近身感受當地的文化，學習語言。近年，興起短期遊學團，學生能擴闊視野實屬美事。惜舉辦者良莠不齊，經旅行社全程安排的參觀，學生未必能有深切體會。遊學團非人有我有的學習必須工具，家長宜量力而為。倘若眼光未懂放大，身在他國也是白走一趟。

記得那年甫進大學，已熟看校園地圖，查閱課室位置，揀選必修科以外的科目，編排時間表，讓一切順暢而有效率，更要辦理住宿手續及收拾細軟。皆因由自己處理，回首才略覺自豪。現今網絡發達，科技日新月異，指尖輕敲鍵盤或略掃手機屏幕，交通情況與大學地圖盡收眼底，萬事較往昔清晰方便，資訊恍若放到面前，難道人們還要懶得信手拿來運用。

三年大學生涯，稍獲學問，成長不少。此際，帶點唏噓，縱然學制曾改，入讀大學的子弟比往時年輕一點，但未足十八，也夠十七歲，表格何須家人代填寫，何解父母沒陪伴生怕迷路及遲到。碰壁令人增添經驗，是種閱歷。

大學生須學習自立，家長要學習放手。

心靈驛站

文：陸蘇

空城

這座繁華的城市，在我，已是寂靜空城了。因你。你讓一座城喧嘩璀璨，也讓一座城荒涼蒼白。

眼淚落在誰的窗外，才算好雨？你不會知道，永遠不會，想你的那種痛，無藥可止。

你也不會聽到，我在你的城市，在你不會經過的大街小巷，淋着夜雨，不可遏止狂呼你的名字，對每一盞相遇的路燈，說我真的愛你。直到燈影黯然，聲絕力盡。這樣的癡狂，這輩子再付不起。那些我們一起夢想過的銅門環、木格窗，還有水清清的井、雕花書案上的棋局，已成記憶裡的古董，再回不來。我默默地等，除了等來老去，除了等來失去，已等無可等。

原諒我的不再等。我已一個人走遍了這城裡每一處曾想與你共走的風景，每一處都埋下一段理想，覆土，再壓上一塊青石做標記。雖然，今生再不會重來翻起。

我決定很認真地慢慢把你忘記。雖然當面對別人的嫁娶；偶爾與一頂你曾允諾的俗紅艷綠的花轎相遇；不小心翻過了曾想為你穿起的嫁衣，那一刻的呆愣和無語，我還不能一下子適應。雖然這一下子，不過百年。

如果在放鴿子的春日，你偶爾看見一隻似乎是在夢裡我們一起放飛過的紙鳶，一念間想起我來，隱隱的有點牽掛，我的決絕也算是值得。

轉瞬即逝的是一輩子，過不去的是曾經一刻的銘心刻骨。

最後一次，在心裡輕輕叫了你的小名，又自己替你答應。然後，拄着一聲嘆息，從你的城市踉蹌抽離。

今夜過後，再無故事。空城是你，亦是我自己。



網上圖片